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

约瑟夫·富歇传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侯焕阅 译

Joseph Fouchet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

约瑟夫·富歇传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侯焕闾 译

Joseph Fouchet

 上海遠東出版社

责任编辑 任郁文
装帧设计 零语设计
特约编审 陈达凯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责任校对 俞德明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 约瑟夫·富歇传

著者: (奥)斯蒂芬·茨威格
译者: 侯焕阁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17 千字
印张: 11.75
印数: 1—5100

ISBN 7—80706—062—X/K·44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594779)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5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约瑟夫·富歇传/(奥)茨威格
(Zweig, S.)著;侯焕阁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

ISBN 7-80706-062-X

I. 一... II. ①茨...②侯... III. 富歇,
J. (1759~1820)—传记 IV. K835.65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7878 号

约瑟夫·富歇一贯追求权力，而且是最高的权力。但他同大多数人相反，满足于权力感：他不需要身外的奖章勋绶。富歇野心极大，却并不爱好虚荣；他追求权力，但不在乎花架子。他是搞政治阴谋的真正顶尖的行家，眼里只有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潜能，而把权力的外部标志视若粪土。

约瑟夫·富歇当年权势极盛，并且是古往今来最为卓异的人物之一，却没有博得同时代人的欢心，而尤为后人所诟病。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罗伯斯庇尔对雅客宾党人的讲话，卡尔诺、巴拉斯、塔列朗*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法国所有的历史学家——无论是保王党，是共和派还是波拿巴分子——一提到他的名字，无不痛心疾首。天生的叛徒，渺小的策士，谄媚的小人，职业的风派，卑鄙的警探、令人齿冷的无耻之尤，没有哪一个骂名他得以幸免。拉马丁、米希累、路易·勃朗**，谁都没有认真地想去研究他的性格——他的所谓性格，其实不如说是执著地、惊人地专断性格。他的真面目，初次出现于路易·马德仑***那部堪称鸿篇巨制的传记(本书及其他有关著作中的故实，多半取材于那部巨著)。他在两个世界更替之际，曾领导过各个党派。在那个岁月的风暴里，他是政治家中惟一的幸存者；他曾在心理搏斗中战胜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人物。然而历史却把他作为跑龙套的配角，无动于衷地推到后排。他的形象在以拿破仑为题材的戏剧或轻歌剧中偶或出场，但往往勾勒成老一套的公式化的脸谱，无非是个老奸巨猾的警务大臣，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祖师爷之流。在平庸的笔下，幕后政治家总是变成次要的角色。

只有一个人以他本人的伟大卓绝，从他本人的高度，在这位独一无二的人物身上发现了独特的伟大。那便是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作为大智大慧、洞烛世态人情的思想家，不仅能看到当代事变的表层，而且经常窥察幕后，直截了当地承

* 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前两人曾任督政府的督政官，塔列朗后任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凡未注明来源的注释均系译者所注)

** 三人均系法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其中拉马丁兼为诗人，米希累著有《法兰西史》等，路易·勃朗著有《法国革命史》等。

*** 法国现代历史学家。

认——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富歇是他那个时代性格最有意思的人。巴尔扎克在他的感情化学中，一贯把各种激情(不管叫做什么——是英雄激情还是卑下的欲念)视为完全等价的元素。伏脱冷那样的十足的罪犯和路易·朗贝*那样的道德天才，巴尔扎克对他们怀着同等的兴趣。他对道德和不道德一视同仁，臧否人物只看这个人的意志的力量和激情的强弱。巴尔扎克一眼看中了这个革命和帝国时期最卑鄙的、众人唾骂的活动家，把他从蓄意藏身的阴影中拖出来。他把这位 *singulier génie*** 称之为拿破仑驾前惟一真正的大臣，是 *La plus forte tête que je connaisse****；在另一处，说成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表面是一回事，内心其实十分深邃，他们的行事如果由着他们自己，往往深不可测，日后才能被人看破”。这和历史学家们说教的轻蔑论调截然相反。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 *Une ténébreuse affaire*****，有一页专门写这个“阴郁深沉、卓犖不凡然而无藉藉名的才智之士”。他写道：“富歇那份独特的、叫拿破仑如此害怕的天才，并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这个国民公会的不起眼的议员是当时最出类拔萃也是最不易为人理解的人物之一。他在革命的风暴中诞生成长，在督政府治下攀登上峰巅。他思想深刻，既登峰巅，能够立足于过去的经验而预见未来。随后，在闪电般的雾月十八日政变中，他突然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灵活机变，仿佛平庸的戏子，火花一闪，成了天才的优伶。这个脸色苍白、深得僧侣的沉着三昧的人，与闻他所属的山岳党的各种机密，最后参加保王党，也了解保王党的隐私；长期以来，他悄悄地研究人，研究人的脾性及政治舞台上的利害冲突。他曾在波拿巴左右参预机密，出谋划策，提供宝贵的情报。当时，他的新老同僚都没有料及他的纯行政才能和真正的治国才能如此卓越，他那简直匪夷所思的洞察力和准确无误的预见能力如此杰出。”巴尔扎克如是说。正是巴尔扎克的揄扬之词使我第一次注意到富歇。多年来，这个得到巴尔扎克赞赏，被他称之为“对人们的控制力超过拿破仑”的人，他的形象不时引起我的兴味。但富歇在生活中，在政治上，都极善于躲在后面。他不喜欢别人窥察他的眼神，窥测他的意图。他几乎一贯处在事变的中心、各党各派的中心；行事不露形迹，由他的不彰姓名的职务掩护着，仿佛钟表里面的机械。只有在风云变幻，他的道路急陡转弯的时候，才偶尔能捕捉到他那转瞬即逝的真面目。更奇怪的是，他那些倏忽之间暴露的面貌，骤然看来，竟是次次不同。1790年是教会学校的教师，到1792年没收教会的财产；1793年成了共产主义者，五年后摇身一变

* 都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

** 独一无二的天才(法语)。

*** 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法语)。

**** 《黑暗的勾当》(法语)。

而为百万富翁，再过十年受封为奥特朗托公爵——这，前后居然是同一个人，居然还是那些肌肤毛发，简直有些叫人难以相信！这个近代最地道的马基雅维里派，他的历次脱胎换骨越是大胆，我对他的性格(或者不如说是无性格)便越是感兴趣，他的深藏不露的、十分神秘的政治生涯便越发引起我的沉迷，我也越加觉得他的形象独特甚至阴险。于是，为了纯心理研究的乐趣，我自己也全然始料未及，竟然动笔写起约瑟夫·富歇的历史来，希冀略尽绵薄于尚未形成然而非常有用的“权术家生物学”，因为权术家们是世人至今几乎还没有研究的现代最危险的精神种族。

这样一种彻头彻尾不道德的人物，即使独特而杰出如约瑟夫·富歇，为他写传记也是同当代的需要背道而驰的——这一层我自己也清楚。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欣然接受的，是英雄的传记，因为今日在政治上富有创造精神的领袖形象为数极少，以致要到往昔中去寻找崇高的榜样。英雄传记的鼓舞人心、激励民气、引人向上的作用，我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自普卢塔克*以降，成长中的一代、任何时代的青少年，都需要英雄传记。然而，从政治上说，英雄传记包含着歪曲历史的危险，因为它们会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在古时候甚至古往今来，世界的前途都是由真正崇高的人物决定的。英雄仅仅以他的存在，便足以在几十年几百年内控制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现实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在政治力量的活动范围内，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杰出的心智，不是思想纯洁的人，而是低下得多然而比较机灵的一种人——幕后活动家。这一点必须强调指出，以便警告世人莫要陷入政治上的轻信。在1914及1918年，我们曾亲眼目睹，世界大事、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并不是靠理智和责任感来解决，而是由躲在幕后的人决定，由道德品质可疑、才具平凡的人决定。我们每天能体会到：各国人民仍然老实巴交地把自己的孩子和前途信托给肮脏的往往亵渎神圣的政治游戏；而在政治游戏中，处于主宰地位的并不是精神视野开阔的人，不是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而是我们称之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是手法巧妙、空话连篇、冷血的老手。拿破仑在一百年以前曾经说过，政治已成为 *La fatalité moderne*——现代的毒瘤；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为了自卫，就得设法去看清隐藏在这一力量后面的人的尊容，从而参透他们藉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但愿这本约瑟夫·富歇的传记能对政治家类型学作出贡献。

1927年秋于萨尔茨堡

* 普卢塔克是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传记作家，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思想界影响极大。

序 1

第一章 如日初升 (1759—1793) 1

第二章 Mitrailleur de Lyon (1793) 29

第三章 同罗伯斯庇尔搏斗 (1794) 46

第四章 督政府和执政府的部长 (1799—1802) 69

第五章 皇帝的大臣 (1804—1811)..... 97

第六章 反对皇帝的斗争 (1810) 117

第七章 被迫息影 (1810—1815) 129

第八章 最后一次同拿破仑斗争 (1815—“百日”) 141

第九章 日薄西山 (1815—1820) 165

第一章

如 日 初 升

(1759—1793)

1

1759年5月31日，约瑟夫·富歇——离奥特朗托公爵*还早着呢！——生于港口城市南特。他的父母都属于海员兼商人的家庭，祖上做惯了海上的营生，他们的继承人自然也得漂洋过海，或做个四海为家的商人，或当船长，但这个瘦高个儿的、贫血的、神经质的、长相不好看的孩子，幼小时便发现他适应不了那么艰巨的、在当时还确是英勇豪迈的职业。离岸两海里，他就要晕船；跑上一阵或者同伙伴们玩上一会儿，刻把钟就会吃力。这样的娇孩子对他怎么办呢？——父母思忖着。他们忧心忡忡，因为在1770年，精神上已经觉醒了的、锐意进取的资产阶级在法国还没有足够的用武之地。在法院，在部署衙门，随便在哪个机关，最肥的肉都是贵族的禁脔。在宫里当差，得有伯爵的爵徽或田连阡陌的庄园。布尔乔亚在军队里即使熬白了头，了不起当个伍长。在这个内政废弛，腐化已深的王国，第三等级无由博取出身。无怪乎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它用拳头来争夺它多少年来低三下四地伸手乞讨的东西。

惟一的出路在教会。这个千年王国对于世界的理解，远远胜过任何执政者，脑筋比较聪明，比较民主，眼界比较开阔。它一贯汲引才智之士，不惮把出身极其低微的人吸收到它的无形王国中来。约瑟夫小时候在奥拉托里昂修会所属的学校读书，便以勤勉见称。待到卒业，僧侣们欣然膺以数学和物理的教席、舍监和

* 奥特朗托是意大利一地名，日后拿破仑封富歇于此。

训导员的职务。在法国，自从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境以后，全国的天主教教育由奥拉托里昂修会主持。他刚届二十岁便在这个修会取得了职务和位份，虽说微不足道，没有扶摇直上的希望和盼头，但毕竟是在学校里，他可以进行自我教育，边教边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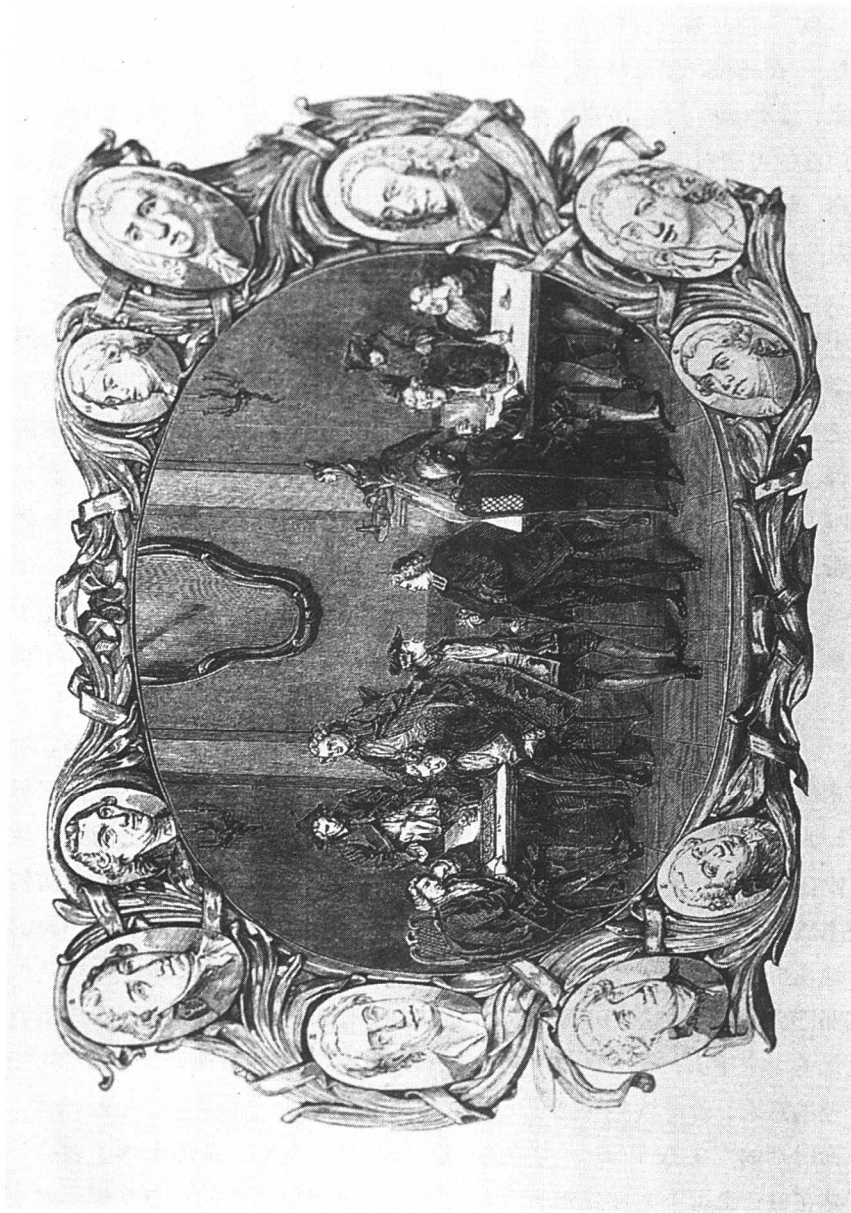
这幅创作于大革命时期的反保皇派的漫画题为《追逐贵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绘画作品中有许多是以描绘追逐或嘲弄贵族和神职为主题的。

他如果出家当教士，倒可能获致升迁，当上个神父，将来甚至说不定会跻身至主教甚或红衣主教。但是约瑟夫·富歇初出茅庐，职位卑微，便表现出他这个人的特点——不愿意永远地、矢志不移地同某个人或某件事连在一起。这确实是他的典型作风。他身着神父的法衣，头顶剃去了头发，同别的神父一样，恪守修道院的院规。在奥拉托里昂修会十年，他外表和内心同神父们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没有出家，没有受戒。他历来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都留有后路，保留着改换门庭的可能性。他替教会效劳也是暂时的，不是彻底地献身给它，同后来对待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王国的态度并无二致；对天主，更别提对人，约瑟夫·富歇都不会立誓终身效忠的。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个脸色苍白、独来独往的准神父在修道院的走廊和悄悄的斋堂里泡了十年。他在尼奥尔、索缪尔、旺多姆、巴黎等地教过书，对于地点的变更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不管在哪个城市，教会学校教师的生活都是同样的平静、穷酸，同样的无声无息，永远关在沉寂的高墙内，不问世事。教二三十个、四十来个学习拉丁文、数学和物理的小学生——面无血色、穿一身黑、做弥撒有人带、在寝室里有人看管的男孩子，独自阅读学术著作，吃粗劣的伙食，拿可怜的薪水，穿黑色的敝旧的衣服，过着清苦的僧侣生活。仿佛是入蛰，远离了现实，超然于时空，这寂寞的、离群索居的十年逝去了，虚度了时光，没有一星火花。

但是，这十个在教会学校里度过的年头，约瑟夫·富歇学到了许多东西，对未来的权术家大有好处——他主要是学会了沉默的技巧、最重要的隐瞒自己思想的艺术、认识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的本领。从此，他终生能控制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即使在激烈的冲动的时刻也不例外；从此，再也没法在他那样死板的、仿佛在沉默中木然的脸上发现愤怒、凶狠、激动的迹象；从此，他以同样平稳而单调的声音沉静地说出最最平常和最最恐怖的话语，以同样悄没声息的脚步走向皇帝的寝宫和汹涌澎湃的民众大会——他的无与伦比的沉着和自制力都得益于在修道院斋堂里度过的十个年头；他在登上世界大舞台以前很久，便由罗耀拉*的弟子用纪律锻炼了他的意志，由千百年来形成的布道和宗教辩论的艺术训练了他的口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列朗、西哀耶斯和富歇，全都出身于教会学校，全都是在讲台上抛头露面以前很久便已成为观察精细入微的心理学家，这或许不是偶然的。大体说来，他们的性格是如此的截然相反，但共同的古老的传统

* 罗耀拉是十六世纪西班牙神父，耶稣会的创始人。



这幅画以伏尔泰、卢梭和阿尔贝这些名人的半身像作为边框，描绘了普罗科珀咖啡馆这个巴黎知识分子最愿意光顾的地方之一的内部情景。在十八世纪中叶，咖啡馆已经和葡萄酒一样受欢迎。巴黎号称有六百家咖啡馆。它们在大革命前夕都是相当活跃的。德穆兰就是在咖啡馆里不断地公开演说，鼓励群众起义推翻王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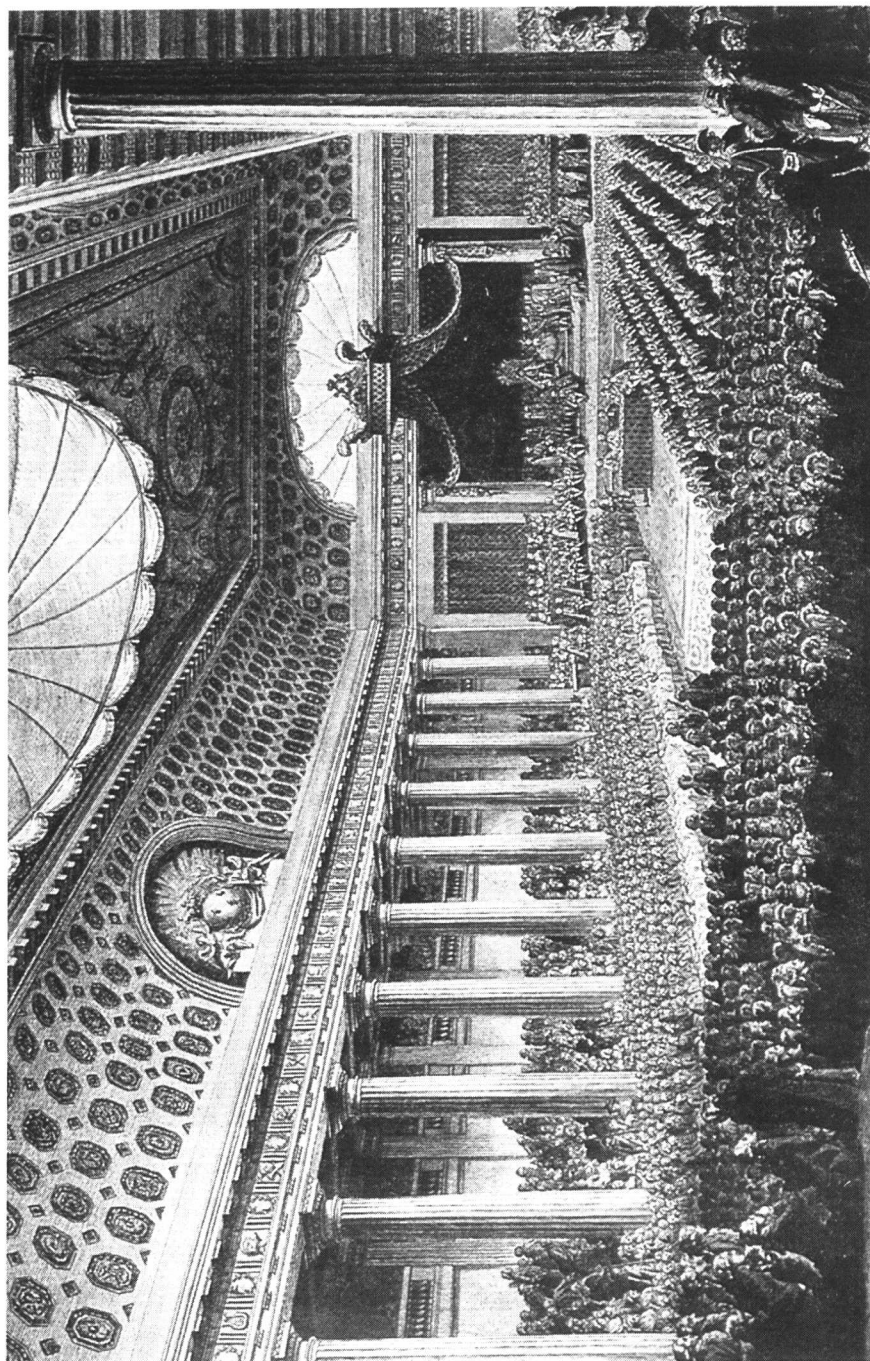
远远超出他们个人命运的范围，在决定性的关头赋予他们以一定的共同点。除此而外，富歇还具有钢铁一般的、斯巴达式的自律能力，厌恶奢华和出风头，善于隐匿自己的私生活和感情。富歇在修道院走廊的朦胧昏暗中度过的十个年头并没有虚抛浪掷，他在当教师的同时，学会了无限多的东西。

在修道院的高墙内，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这个独特的、灵活而不安分的灵魂受到教育，得到发展，掌握了洞察人类心理的高度技巧。多年来，他的行动不得不局限在十分狭小的教会圈子里，显不出他的本事。但到1778年，一场社会风暴已在法国开始，并且侵入了修道院的高墙。奥拉托里昂修士们的禅室同共济会的俱乐部一样，也争论着人权问题。一种性质全新的好奇，使僧侣趋向布尔乔亚，正像一个教物理和数学的教师，好奇心使他醉心于当时各种令人惊异的发现，醉心于气球——初期的飞行器，醉心于电和医学方面辉煌的发明。僧侣谋求同有教养的社会接近。在阿拉斯，这两者之间的接近是由一个非常特别的小团体实现的。这小团体叫做“罗萨蒂”，有点像“施拉辣菲亚”^{*}。阿拉斯市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小团体的无拘无束的、欢愉的环境里聚首。这里的集会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无非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布尔乔亚朗诵几首小诗，就文学问题演讲一通，军人和老百姓混杂在一起，这里对教会学校教师约瑟夫·富歇热情接待，因为他讲得出物理学的最新成就。他常常在这里同一群朋友消磨时间，聆听工兵上尉拉萨尔·卡尔诺朗诵他自己写的谐谑诗，或面容苍白、薄嘴唇的律师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他那时还以他的贵族身份自豪呢)在餐桌上发表华丽的、颂扬“罗萨蒂”协会的演说。因为在地方上，人们还很欣赏爱谈哲理的十八世纪最后的气息：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没有动手签署死刑判决书，而是在闲适地写作优美的小诗；瑞士的医生马拉还没有起草严峻的共产主义宣言，而是在创作缠绵的感伤小说；一个小小的中尉，姓波拿巴，正在外省的一个什么地方写一部模仿少年维特的中篇。什么雷雨都还看不见，远在天边。

命运弄人：我们这位教会学校教师最要好的朋友，正是那个面容苍白、神经质、野心一发不可收拾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他们甚至即将成为亲戚，因为马克西米连的妹妹夏绿蒂·罗伯斯庇尔正打算叫这位奥拉托里昂修会学校的教师放弃取得神品^{**}的念头。人们到处在谈论他们的婚事。这门婚姻结果没有成功，到底为什么，始终是个秘密，但说不定正是这个根由引起这两人互相憎恨。这两个人一度是朋友，后来却是你死我活，彼此之间的仇恨十分可怖，并且对历史产生

* 十九世纪分布于欧洲各国的一个团体，以奖掖文艺为己任。

** 神职人员权力、职分的品级。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既有可能使国家瘫痪，也有可能使它摆脱困境，重新扮演强国的角色。这天所发生的一切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到了夏天，三级会议转而宣称自己成为拥有主权的国家立法机构；其大部分成员与过去的理想决裂，宣称自己不分等级地代表所有法国人。

了影响。可是在当时，他们既不知道什么雅各宾主义，也没有想到会你恨我我恨你。相反，当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被派往凡尔赛担任三级会议代表以便参与设计法国新国家制度的时候，正是半僧半俗的约瑟夫·富歇资助了羸弱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给了他路费和做套新衣服的钱。罗伯斯庇尔准备跃入世界史之际，是富歇把他扶上马的。这是富歇的惯技，他后来也为其他许多人做过这样的事。但也正是富歇，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老朋友，毫不留情地把他搞下了台。

这次三级会议动摇了法国的国本。罗伯斯庇尔动身赴会之后不久，奥拉托里昂修士们在阿拉斯也发动了一场小小的革命。政治渗入了修道院的斋堂，聪明的约瑟夫·富歇向来能预料到风向的变化，此时扬起了风帆。他提出派代表团去国民议会，代表僧侣向第三等级表示同情。但，一贯十分小心谨慎的富歇，这番稍嫌匆忙了些。上级没法正式处分他，只好把他调往南特的一所教会学校作为惩罚。他小时候就是在那里学习科学的基础知识和认识人的基本道理的。可是他如今已经有了阅历，已经成熟，再也没有兴趣教孩子们乘法表、几何和物理。他是揣摩风向的行家，感觉得到国内即将爆发社会风暴，政治将主宰世界，于是一头钻进政治里。他一把拽下了身上的僧服，头顶重新蓄起头发，不再教小学生，而去向南特的资产阶级好老百姓宣讲政治布道。成立了一个俱乐部——政治家的仕进往往开始于这一类演说术实习讲坛；过了几个星期，富歇便已当上南特的“Amis de la Constitution”^{*}协会的主席。他赞扬进步，但极其审慎，极有分寸，因为在这一商业城市，政治气压表的指针指着“温和”。南特人不喜欢激进主义，生怕贷款一去不回；他们关心的首先是生意兴隆。他们从殖民地取得巨额的利润；而在殖民地，解放奴隶之类的荒诞的计划是行不通的。所以约瑟夫·富歇起草了慷慨激昂的致议会书，反对废除奴隶贸易，虽然他因此而被布里索教训了一顿，但在更小的资产阶级圈子里，他的口碑并没有受损。为了及时地巩固他在资产阶级(那是未来的选民)中的政治地位，他急忙娶了一个殷实商人的女儿——姑娘很丑，嫁奁却甚丰厚。在第三等级即将成为统治阶级(他预见到了)的当口，他急于便捷而彻底地变成布尔乔亚。

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主要目标而做的准备。国民公会选举一宣布，这个前修道院教师便报名竞选。且看各位候选人如何动作。候选人首先向善良的选民们赌咒发誓，他们爱听什么便说什么。总之，富歇信誓旦旦，说他将关心贸易，保护私有财产，尊重法律。他攻击无法无天的乱党要比批评旧政权猛烈得多(因为在南

^{*} “宪法之友”(法语)。

特，右边刮来的风要比左边刮来的风强劲)。1792年，他果真当选为国民公会的议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议员的三色帽徽代替了隐蔽的、悄悄留着的僧侣的圈发。

选举时，约瑟夫·富歇是三十二岁。他绝称不上是美男子。身体精瘦枯槁，几乎没有肉，一张窄窄的、皮包骨的脸，紧绷着皮肤，很丑，叫人看了很不舒服。尖尖的鼻子，线条分明、老是紧闭着的薄嘴唇。惺忪的肿眼皮里面隐藏着一对冷冷的、没有表情的眼睛，灰色的、猫一般的眼珠像两颗小小的玻璃球。这张脸，这个人，仿佛整个儿地有毛病，那就是缺乏生气：他的样子像是煤气灯底下的人影，蔫蔫的，灰不溜秋。眼睛里没有光芒，举止间没有活力，嗓音中没有金属般的音色。细细的一绺绺头发，火红色的、淡淡的两道眉毛，灰白的脸颊。仿佛是色彩不足，没法给他的脸涂上健康的颜色。这个坚强的、工作精力充沛非凡的人，看起来老是像个疲惫虚弱的病包。

端详着他，每个人都会以为他的血管里不可能流着殷红的热血。他的性格确实属于冷血一类。粗野的、能把人毁掉的情欲和他无缘，女人和赌博都迷不了他的心窍。他不喝酒，不喜欢挥霍，不曾领略过体育运动的乐趣。他在户内，在文件状纸堆中过日子。他从来没有流露出过愤怒，脸上从来没有一块肌肉颤抖。他的没有血色的薄嘴唇上只带着淡淡的笑，有时彬彬有礼，有时含着嘲讽。谁也不会在这副土灰色的、无精打采的面具底下发现真正的激动的迹象；藏在红肿的眼皮里面的眼睛，永远不会暴露他的意图和他的思路。

这执著的冷静便是富歇的主要力量。神经左右不了他，感情诱惑不了他，激情的火花严严实实地隐藏在脑门里面。他极善于控制自己，同时虎视眈眈地注意着别人的错误。他听任别人受尽情欲的煎熬，耐心地等待他们衰弱或在丧失自制力之后暴露他们的弱点，然后出手给予无情的一击。他这份冷漠的耐心具有可怕的优势：凡是能够这样静待时机，能够这样潜伏隐蔽的人，准能瞒哄过最最有经验的对手。富歇很善于做一个不动声色的仆人：眼睛一眨不眨，平静地把最最粗鲁的辱骂听下去；带着冷冷的一丝笑，把最最难堪的侮辱咽下肚。威胁也罢，愤怒也罢，都摇撼不了他的冷静。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都在他那铁石般的沉静面前一败涂地，仿佛是浪花在岩石上碰得粉碎；三代人，整整一个民族，因激情高涨而怒号，因激情低落而沉寂，只有他，冷静而高傲，始终是惟一无动于衷的人。

这冷静便是富歇真正的天才所在。他的肉，既没有遏制他，也没有诱惑他，只是单纯地参加灵的豪赌。血气、情感、心灵，对于一个真正的人，都是会引起惶惑的知觉和感觉要素，但对于这个隐蔽的赌徒则毫无意义——他的一切激情都集中在大脑。因为这个干巴巴的谋略家身上有一种罪恶的、对冒险的嗜好，他主